

日昌一石译丛

总策划：陈伟聪 陈伟良 萧兵

[意] 乔万尼·桑蒂-马志尼 著

本书翻译组 译

# 19世纪风格工艺与设计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经济出版社

日昌一石译丛

[意] 乔万尼·桑蒂-马志尼 著

# 19世纪风格工艺与设计

日昌家具有限公司特约出版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世纪风格工艺与设计/ (意) 乔万尼·桑蒂 - 马志尼著; 《19世纪风格工艺与设计》翻译组译.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4.3

ISBN 7-80677-702-4

I . 1… II . ①马… ②1… III . 工艺美术 - 作品 - 简介  
- 世界 - 19世纪 IV . J5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7524 号

Original title of the book © Stile 800 © Edizioni Gribaudo 2002 Italy

出版 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5 楼)
经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刷	广东邮电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园建工路 17 号)
开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2
印张	24.5
字数	80 000 字
版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
印数	1~5 000 册
书号	ISBN 7-80677-702-4 / J · 22
定价	1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 广州市合群一马路 111 号省图批 107 号

电话: [020] 83780718 83790316 邮政编码: 510100

邮购地址: 广州市东湖西路邮局 29 号信箱 邮政编码: 510100

(广东经世图书发行中心)

本社网址: [www.sun-book.com](http://www.sun-book.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总序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制造业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大增强。然而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有一个突出的问题一直困扰和制约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这就是对国外产品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落后，以及自主设计开发能力的严重滞后。

为此，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市场考察，全面接触欧美家具同行，并多次往返欧洲交流，深入众多家具厂家的设计室进行考察，充分对比差异，寻求突破。在此期间，我们通过各种途径选择了大量装饰、家具设计方面的优秀图书，并介绍给广东经济出版社，由他们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将这些图书的版权购

回并安排出版，希望能为中国读者特别是广大制造业设计人员提供原汁原味的专业工具书和参考书。

我们一致决定将丛书命名为“日昌一石译丛”。“一石”寓意“一石激起千重浪”。我们衷心地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吸取欧美先进的设计发展理念，全面提升国内制造业和设计界的设计素质和品味，加快步伐缩小中外设计开发上的差距，从而使得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更快更稳，真正溶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循环中。

在中国制造业腾飞的跑道上，我们愿做一块坚实的铺路石！

热忱欢迎广大读者与我们交流，我们的联系电话是  
0757－83311858，电子邮箱地址是 gm@richang.com  
你们的支持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 序 言

一座有塔楼的城市被厚实的高墙包围着，那些围墙在和平时期出现在郊区人们的面前。这些人粗暴，冷酷，令人害怕，但离城堡还有一段距离。在市中心，有一股神秘的黑暗力量占据着统治地位。

但是在战争时代，当野蛮人像蚁军一样前进的时候，那些人可以躲到高墙的后面，不再粗暴，看着市中心，仿佛处于最后一位女神的神殿中；然而那些野蛮人像一群在城市上空被打落的蝗虫，折磨着那些快乐的居民们，那些憎恶宏伟高墙的人。

修建、加固和维护高墙无疑需要花费金钱、时间和精力，但是这些都是值得的。如果在历史的记忆中消逝了，希望也化为了泡影，那么我们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呢？

大约一个世纪前，有人发现一个时期的好酒要么正在变酸，要么变得很淡。为了谨慎起见，决定不去管它而只喝纯水，等待着迟来的大丰收。然而有些人认为不需要废除酒，他们想如果水是好的，那么那些蒸馏出来的液体也应该是不错的；同时音乐沦为了腹鸣和像老鼠和鹦鹉般的独自尖叫，雕塑融入了地壳，绘画位于画布的裂缝中，好像成了偷窥心理玄学的空白点。

现在只剩下一丝希望：拿蒸馏水来稀释是不可能的。同时，仍然好酒的人知道市中心神秘的黑暗力量不是守护着骷髅

残骸亦或铁制面具，而是上等的酿酒木桶。

这不是对赞美者见风使舵行为的哀诉。我爱这个时代，因为有数之不尽我们想要的好东西，而不是经常碰到的不善之物：这个适用于在非凡的20世纪之前的所有世纪。

但是，像爱因斯坦一样，我也憎恨和鄙视那些喜欢随声附和迈着威胁性步子的军乐队的人，那些在“皇帝的新装”巡游中缄口的人，以及害怕被从羊群中挤出而把皮毛染成白色的人。

风格，或者说是19世纪的风俗，既不是现在设计的物品，也不是遥远过去的日标，对当代而言是一面反映现实的镜子。我觉得在和现世很相似的众多外表下，风格有它自己的辉煌与破败，幸亏它的存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体会现世。

但是我们的时代蔑视和拒绝过去，还认为可以重复创造。对像巴顿、肖斯塔科维奇那样真正艺术家的痛心遗嘱充耳不闻，对崇高的悲剧视而不见，却喜欢修改已经确定的基本元素来尽量重新做到十全十美：是的，一种随波逐流的完美。

这样，如果有一天这个星球上还可以居住还住着人类的话，我希望我们子孙后代中的考古学家们不要把现存的顶峰的音乐视为动物园的声音，把那些装饰品视为四等铁路站的出土文物。



## 一种精神同样也是一个人

(布冯·吉文路易斯莱切特,“对风格的讨论”,1753)

**确**实,布冯是完全有道理的,尽管他的对手嘲笑他说风格仅仅是羽毛而已。一个人和他作品的风格是其精神的写照,有时候朦胧而模糊不清,但是目的并不在此:所以高水平的传记类和批判类作品需要作者具有同样高的智力和剖析能力,以及无穷的细致入微的感染力天赋,即人类的一致性,更简单的说是人性。

多亏了他们,我们才有可能拥有历史上艺术大家们庞大而珍贵的档案。人们听名曲,欣赏名画、大理石雕刻、青铜器和镶嵌细工,可是又有谁曾经了解其作者的精神所在?应当说作为艺术家尽管个性是复杂的,也是唯一的,然而他的观众却是广泛而多方面的:表面上确实如此。人们可以热情地喜爱所有的音乐,但是对于某些特别的作者,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产生共鸣,即使有时一些人由于时代的遥远和风格的古老远离了我们。抑制自己不去询问原因是一种肤浅而无知的表现:艺术作品不仅是作者本人的反映,还被注入了作者的精神力量。为什么蝴蝶夫人的天真单纯激怒了有些人,而卡拉富王子的勇敢大胆反而使他们感到振奋?是因为他们缺少后者而不是前者,还是因为他们自身拒绝前者而缺乏后者?

这就是在求知道路上阻碍我们前进的问题症结。没有人幻想去解决它;需要干脆利落地除掉它。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想

表达的是,当某个社会的风格不偏不倚地反映了其风俗时,子孙后代在冷静的批判中得出了对社会风格的评价。

难道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家具、出土文物和祭祀用品都是必然的无用之物?是的,因为大众物品需要通俗易懂,因此大部分的艺术作品变得更恰如其分而渗透到整个社会的精神世界和感知活动中。要问为什么19世纪社会十分喜爱厚实的家具和笨重的雕刻,而当今脑力社会却认为那些东西过分了;或者为什么无论是小型的出土文物还是珠宝首饰,总是成为人们最喜爱和想要得到的东西,却不是一种无用的练习:我们没有想到——至少没有马上想到——直到那个隐约可见,未被承认的时刻,我们将突然看到一幅反映内心世界的图画。

如此,本书就在这个矛盾心理中诞生了。我对书中复制的图画十分着迷,起初用黑白画是根据每个人的感觉而精心制作的。首先是它们的美丽,其次是它们饱含历史的清香,最后还有在那个时期人们创作并能够享有的物品中所表现的人类精神。我尽量区别地看待它们,故意忽视了技术的方面,避免提及它在经典古玩收藏中的重要性。一些读者已经形成一种奇特但并不使人厌恶的反应,我想说这样做有利于那些人的自主判断。



# 目 录

## 第一部分——精神和典范

1. 风格的历史 (3)
2. 背叛的标准 (11)
3. 繁多的种类 (29)
4. 美丽的特权 (87)

## 第二部分——经典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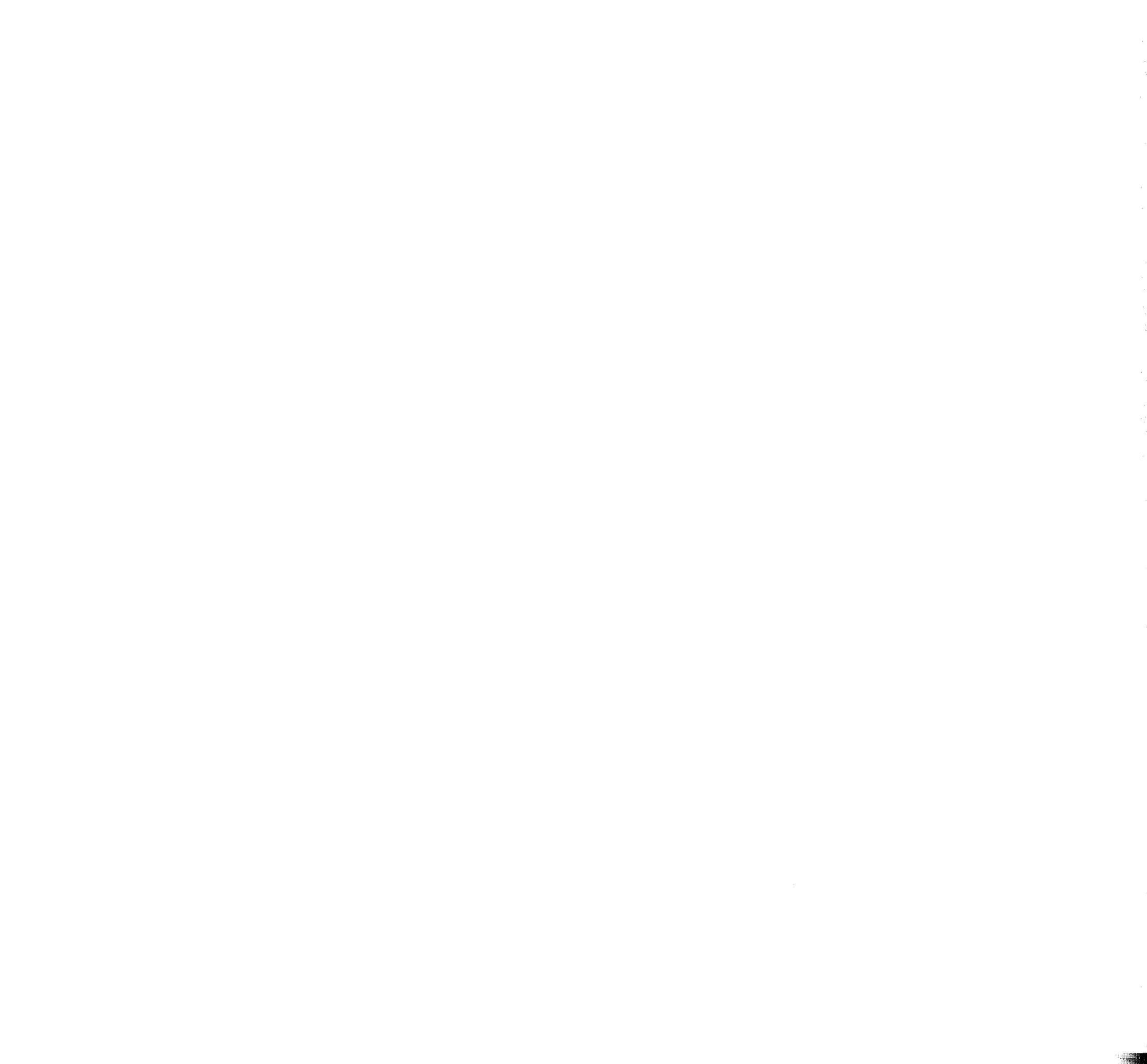
5. 私家宫殿 (141)
6. 美德要求 (185)

## 一种风格的墓志铭

“商人，富人……” (269)

第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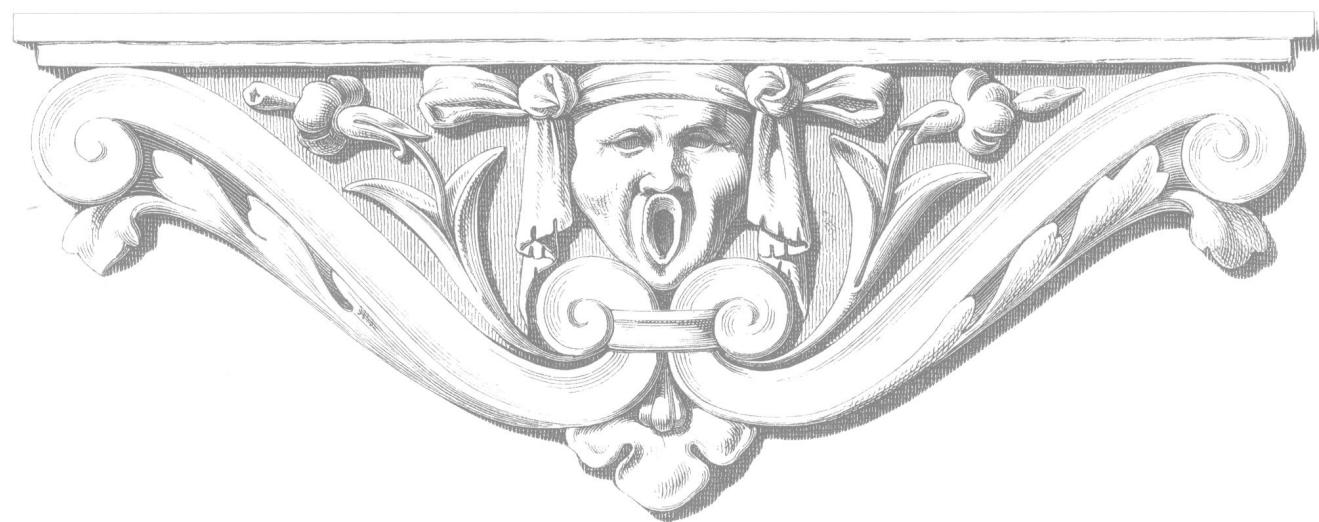
精神和典范





# 1. 风格的历史

美丽的艺术，大理石雕像组群；特别为 1873 年维也纳世界艺术博览会雕刻



**那**不勒斯哲学家姜巴蒂斯塔·维科对于历史轮回的理论是受到严厉批判的，但是，从他整个的思想体系

来看，我们伟大的哲学家想要通过一些较古老的论题表现出来。

相反，如果人们看到历史的发展的话，就不会否认这个十分重要的循环。其实这一点也不神秘，既然建设者是人，人的行为是根据人自身的本能规则来作出的。

由于傲慢自大或者说是愚蠢而引起历史再现的典型例子是定期的军事灾难和随后发生的领土侵略。然而战争是王者最后的手段。一个国家英明的统治者总是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在尝试用合理的手段力求达到同样的目标，如所有的外交手段用完之前是不会动用武力的。但是这些东西在不可抗拒的艺术创作面前就失去了价值，爱神艾洛斯陶醉于精神世界，而死神山纳索斯则痴迷于战争；古人无所求地想像着上帝的模样，而战神阿瑞斯则永远地醉了。

如果印度的哲学是有功绩的，那就是比弗洛伊德学说关于心灵构造的直觉早三千年。它产生于艺术史，由三个神掌管着——创造神婆罗门、毁灭神湿婆、救护神毗湿奴。因此不必对强有力的传统来源于神圣感到惊奇。从希腊语的 *arariskein*(使协调，使适合)到拉丁语的 *ars*(自然规则，天赋)，尤其是日耳曼语的 *Art*: 工具和方法。综合概括这三个含义，可以断定艺术是时有时无的本能的冲动，事实上是基本感觉，或者是复杂精神活动的不同形式的物质化。

尽管这个定义是不完善的，值得争议的，但是它指出了两个艺术史上的基本因素：创造性思想和表达工具，如果把它们单独置于合理的批判之下就不会显得混乱无序。准确地说，第三个要素是一个时期风格的创造者或是破坏者，至少在通常的情况下是这样的。

当希腊和罗马世界受到强有力的野蛮人攻击之际，所有这三个要素都突然变少了：创造性枯竭了，应用技术绝迹了，

理智退化到了幼儿时期。总而言之，是巨大的文化遗产的消耗和精湛的技术能力的损失。

第二方面，需要说的是罗马帝国时代的雕塑家拥有卓越的复制希腊作品的能力，因此，一个复制品，不管它多么完美，怎么说都是他人艺术作品的再生产，唯一的功劳是再生产手段的精巧。

野蛮人衰落之后，造成的损失首先使技术受到了惩罚；一部分好的文学、哲学、科学作品却被拯救了。一千年之后，充实的生活式创作迎来了第二春。人的智力实际上总是可以用来学习的，只要找到合适的人来教。应用技术在西方的发展缺少了一千年，以致人们不得不又走了一段缓慢而不平坦的道路，从中世纪图案的半幼稚直到文艺复兴前的成熟。

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时代，图案艺术的主题通常来源于神话或军事。然而在中世纪，作品几乎是单调无变化的。重视古代艺术家和他们珍贵的绘画和雕塑活动，将对世界的再发现产生显著的效果。每个人都开始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

从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哲学思想和应用技术的发展演变没有中止，唯一一次突出的变故是不幸的新教圣像破坏运动。在当代，随着新思想的传播，建筑装饰风格不断改变，相继而来，一开始如同一条盈溢的河流，接着好似一股越来越平静的潮流，直到19世纪后半叶消退在沼泽地里：当造型艺术缺少创意的时候，表达手段和工艺能力却是过剩的，这真是一种讥讽！

历史上有一次，主要的艺术分岔了。当音乐正达到浪漫主义的顶峰，绘画拉开了印象主义的序幕，建筑和雕刻(包括大小雕塑和装饰性作品)凝重地表现出新的、更加稳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

贵族们通常从地产中得到资源，而资本家们则会去商业和资本中碰运气。一种相似的情况在19世纪下半叶在欧洲重现，资产阶级在做了几个世纪的国民之后，在支持了几场王朝

战争之后，在取得了统治地位之后，使得自己的称号有了价值：即使缺少公爵、侯爵、伯爵等的光环，金币钱财也是不会少的——人们屈从于他们。

路易十六的部长科尔伯特，也被说服并认为王室的荣誉如果没有商业、工业和财政等政治经济基础是不稳定的一——这三项在法国贵族中曾被普遍认为是无价值的活动。

像引诱亚当吃禁果的蛇一样，科尔伯特为资产阶级的最高代表献上了一个苹果，苹果种了在17世纪的时候还没有名字，但在今天叫做消费主义：在路易十四王国时期完成了一项迟缓的、难以觉察的、但是差不多完全的装饰改革。事实上，在那个时期，家具由于它本身的实用性，其耐久性好像是必需的。潮流并没有不断地毫无理由地改变它，使它更美观。

当时的家具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或者在数量减少时才会得到增添和修补，以保持前一代的状况。通常这些家具是在结婚或组成一个新的家庭时布置的，然后人们就不会再去考虑它们。人们继续使用它们，尽管变破变旧了，直到物尽其用。

确实，起初，那些宽敞、冷清、赤裸的大厅，沉闷、黑暗的房间，勉强地由一些不稳固的椅子所组成的狭窄的会客厅，其装饰通常是非常厚重结实的，很有品位，雄伟壮丽，即使是炫耀富裕时也会显得较为朴素。

伴随着功利主义的思潮的流行，如果装饰品缺乏时尚生活的灵感，手工业者和从事相关工业的人将变得相当贫困，会说谎的魔镜只会反映你想要的图案。这种致幻药成了不好的必需品。

国王很乐意地接受了科尔伯特的礼物，首先是因为他个人作为法国第一绅士的自负发自内心，其次是因为聪明的他不相信他所犯的数不尽的大错。贵族们亲自检查手艺高超的艺术家和手工业者们提供的服务，结果使作品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改善。

至此，有人会质疑为什么同样的贵族能够在黑暗、狭窄的

环境中生活下来。完整的答案在今天才有可能找到，但是伏尔泰敏锐的头脑在一百年前就已经直觉地感到了：多余的东西是消费主义的基础，至今仍未被抛弃。一种值得称赞的消费主义，至少在艺术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把它而且只能把它归功于古老的社会制度。Paul Lacroix于1878年这样写到：

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下（17世纪），即使是那些最富的人，他们的家具很有可能也是极其简单朴素的，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黑暗时期的家具很少，但是表面都精雕细琢。它们很快就可清点完，而且可以确定到处都一样：桃木或者山毛榉木做的衣柜，同样质地的桌子，一两张床，一打椅子，凳子，小沙发，扶手椅，铜制的烛台，锡制的餐具，一套可怜的炊具，一套陶制的或是普通上釉的餐具，一幅耶稣受难图，一个圣水壁钵，壁炉内的大型铁炭架……没有其他的了。

但是摄政时期之后（1700~1730），时代启蒙的光辉越来越强烈，这种光辉也穿透到了富有资产阶级分子的家里：每一个出身富贵或者变得富贵的人都拥有今天我们所说的健康舒适的生活。人们不满足于穿着华丽的衣服，体面地由马车接送，他们认识到所有一切必须是自然的；意识到如果周围有更为雅致的家具，可能内心生活会更令人愉快。这样，让来自自己家的客人感到荣幸，人们自己也会十分自豪。

卡罗十世被流放了，波旁王朝的拥护者们不可能再回到宝座上；这同时也结束了极致优雅风格的时代。路易·菲利普合法的君主主义之后，第二帝国最终把生活富裕，或者说把炫耀生活富裕放在了第一位，这个是最纯粹主义者和虚无狂热者的主要罪状：繁缛，过于华丽，缺乏品位。事实上，兼收并蓄是它的特点，正是基于这点它才有可能受到必要的保护。

首先应该记得，19世纪的风格的特点不是来源于不同理论的结合：优雅和品位，甚至早在100年前齐本德尔就对灵感来源的兼收并蓄和过度的装饰性开过玩笑，但是子孙后代对他的评价即使不是仁慈的，也是欠严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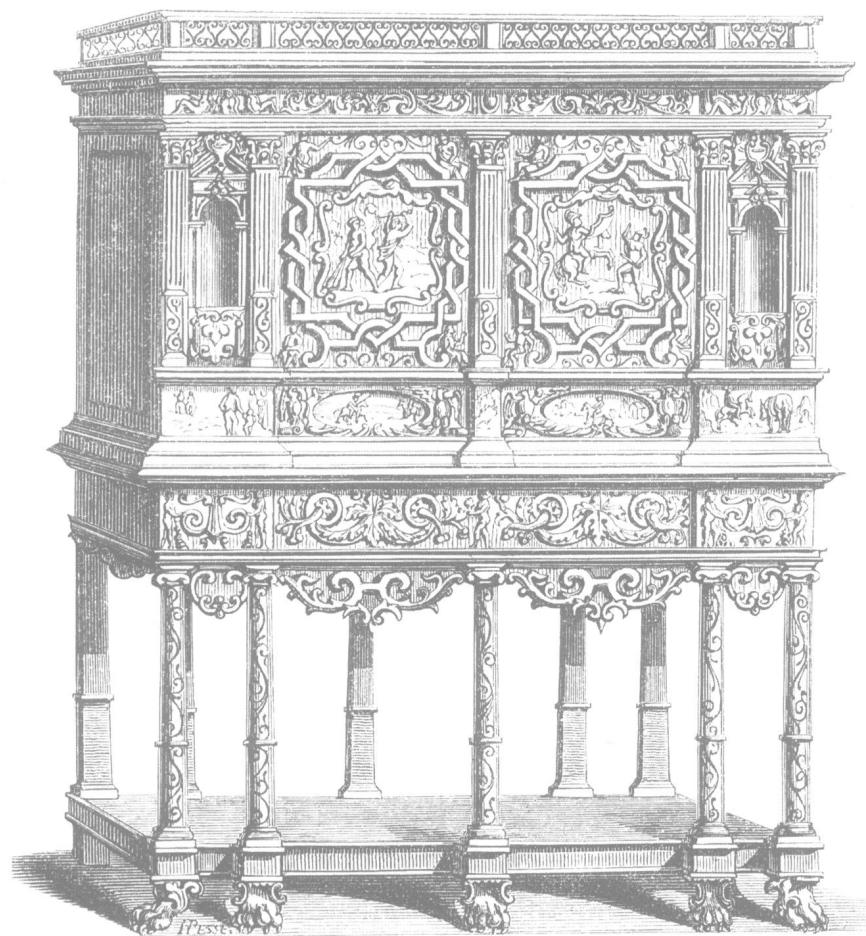


图1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精致的橱柜(珍品收藏橱)  
(恩里科二世时期, 1550)

如果对古典主义的尊重是一致的,那么作为一种模仿原作的新思想也是可以接受的;相反,假如不是完美的复制品,那么卡诺伐、托瓦尔森、柏茨耶是不会被历史接受的。但是,如果兼收并蓄大体上是缺乏独立性的模仿,那么同样使它贵族化的唯一方法就是对模仿对象过去有完整而深刻的理解,或者将自身区别开来。

如果人们接受这个理念,很明显的,建筑师、艺术家或工匠首先必须是历史学家,但这个任务只是物品的再生产,如果感受不到过去世界最重要的一部分的话就不可能完全地去享

受。这就意味着对现实的部分拒绝的结果是躲避到一个假想的世俗环境中,这和它本身的状态相比更为和谐:仅仅在昨天,一个有能力的手工业者想像着坐在哥特式座椅仿制品或佛洛伦萨风格的×型椅子上全神贯注地阅读,这一点都不奇怪。

如果这些就是作品富于灵感的标准,这些作品或是由设计师提供或是由顾客所要求的,那么可以合法地确认19世纪的兼收并蓄起到了一种无关紧要的、为贵族服务的作用。实际上,19世纪参与了工业革命和大众化思想的萌芽。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因为一个垂死的艺术世界经常是乱哄哄的,震耳欲聋的,就像大型焰火会的最后几团火焰。

如今,在艺术史和风俗史的审判台上,犯反对高品位罪的被告有两个:作为唆使者的资产阶级和浮夸、粗俗的艺术家们,他们因为经济利益而称赞本应受责备的审美倾向,这加重了他们的罪行。



图2 婚礼箱(法国文艺复兴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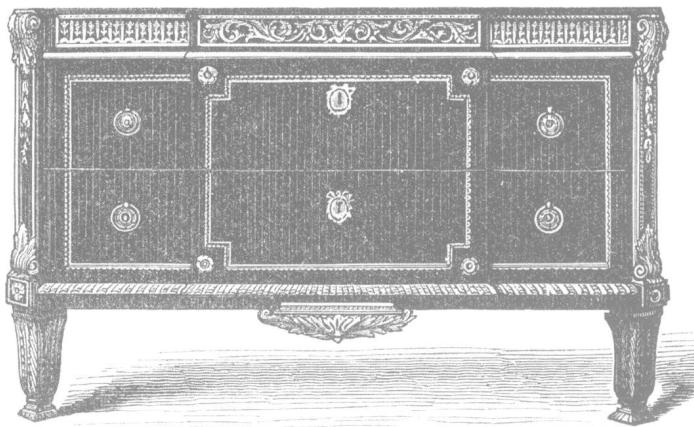


图3 放换洗衣物的屉柜(路易十四时期, 1660)

尽管控告很有理，尤其是针对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的巴黎，但是不完整：资产阶级和艺术家实际上不是新时代的必要产物，这不仅体现在社会秩序的重构中，而且体现在各科学领域的迅速进步上。

借着电灯清晰的光可以在夜晚阅读，通过海底电缆可以在两大洲之间交流，用胶卷可以准确地固定图像。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好像是为了迷惑人们，自认为是自我命运的控制者和顺从的机器奴隶的创造者。

自世界大战以来的80年，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艺术遭受到了无情的腐蚀：音乐失去了音调，失去了令人愉快的多姿多彩，就像大块破裂的大理石一般……然后？然后是死亡和赤裸。

20世纪的人们已经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的局部武装冲突；破坏了大自然，如同蹂躏开满鲜花的花坛一样。他们利用了19世纪同样引以自豪的技术。

那些19世纪的老先生们至少可以躲藏到他们笨重的写字台后面，为鲜花树叶、雕刻的裸体小孩和美女们感到自豪，而且像小碉堡一样安全。而今天的人们呢？除了会因为环境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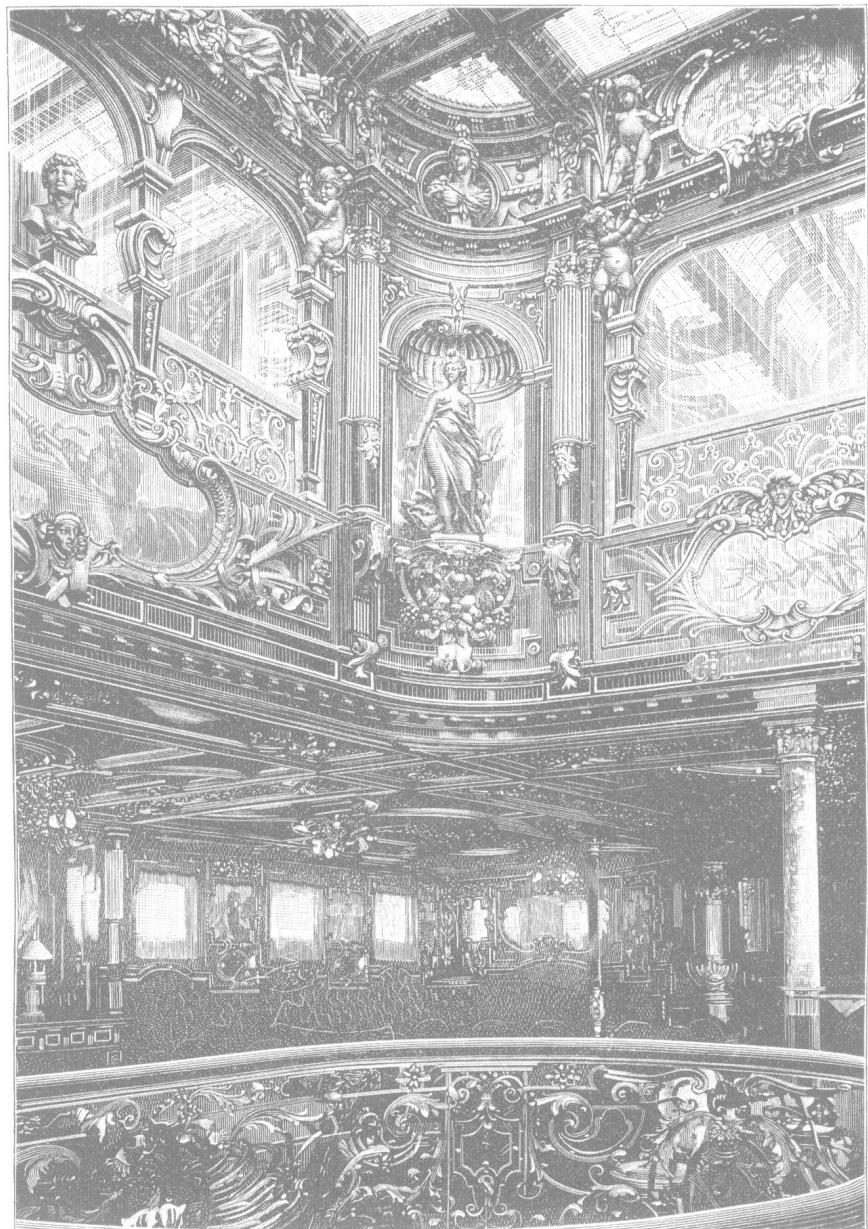


图4 供议员们会下交谈的大厅

坏、核武器危险、迫近的人口灾难和其他类似的情况而感到不安外，还会认为工业革命的创造可以和创世者的作品不相上下。我觉得在创世的范围内讲述历史和它的一些可能的后果是合适的；神在有一天决定开创天地。头五天神就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或许是由于累了，神在第六天做了一项惊人的成就，

一个更神圣的制作品：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做了出来，我们把它叫做人。

这个美丽的神话总是不可抗拒的：形象简单的文字魅力，尤其是艺术灵感的即时创作和受理智控制的无限权力。但是神话却部分地成了现实。就像每个神话重复的那样，多年之后，那个造物主的作品准备创造他的子孙后代。这样，在弄清自己缺乏必要的能力之后，他决定创造一些东西，至少可以幻想拥有它。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创造了我们所说的电脑。

这个神奇的机器一天天地变得更像他的创造者，两者互动起来。但它本身的认识是程式化的，要让它表现思想和内心情感要到一个可以想像的、迷人的时代才能实现：那可能就是真正虚无的那一天。

然而，局限于当今世界，我们应该承认人们编的程序可以让电脑去做那些极其复杂的工作，得到惊人的结果。有了电脑对于原来的创造活动，甚至是最落后的因循守旧的人的活动也

可以是迷人的。

通过几部必不可少的作品，本世纪大师们伟大真实的现代音乐得到了继续的关注和反映：普罗科菲耶夫、施特劳斯、斯特拉文斯基、普朗克、肖斯塔科维奇、奥尔夫，如果引导得好的话，电脑能够做出同一类型的惊人效果，而且，在交给它变化的基本元素之后，它还可以执行装饰性的程序。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在键盘的后面（至少对今天而言）必须有一个人。

一个简单的例子：如何改变现今对一个时代品位和风俗的印象。这里有两个同样形象的雕像（沐浴者安东尼奥，汤塔尔蒂尼，1829～1879），电脑通过一个简单的修改图像的程序，按照对女性不同的审美标准进行了修改。显然，这种层面上的修改接近于庸俗，但是却反映出一个事实：用于工业的程序能够塑造新的三维立体空间，改变已经存在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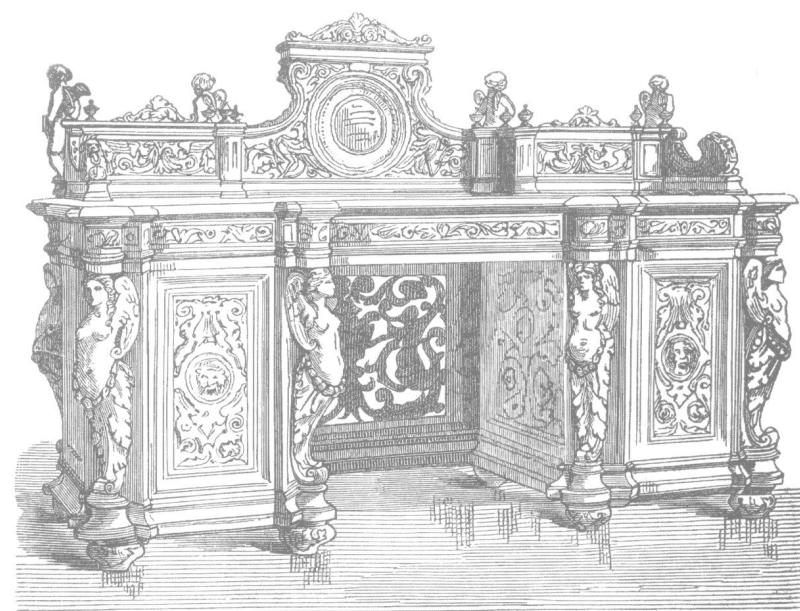


图5 19世纪的写字台(1870)



图6 沐浴者安东尼奥，汤塔尔蒂尼(费拉德尔费亚的大学展览会，1876)

20世纪的人过分依赖机械，他们不再关心自然艺术，因此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

尽管不愿意，电脑这位能够改变艺术家雕像的忠诚的朋友和仆人已经悄悄地渗入了创作活动之中。然而电脑令人惊奇的理解力让我们想起了这样一段历史：两千年前，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人，把众多文人和艺术家当做奴隶，把他们当成了驯服

的工具，而不是朋友。但当把他们解放出来时，艺术的衰退却开始了。

今天人们可以买到一台很好的电脑，而且要把它当成朋友，因为不可能再找到这样一个有耐性、有能力的朋友了；但是别把它当做奴隶。